

一直以为,家是长在地里的一棵树,不可轻易搬动。家是个固定的处所,跟不动产拴在一起,在人的一生中占据难以撼动的地位。正因如此,才滋生了数不尽的思念和乡愁。可是这些年在上海,看到很多老外来来去去,繁忙热闹如蚂蚁搬家。我才知道,家是可以移动的,甚至,漂移的。这种漂移与漂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漂泊是被迫的悲伤的被动,而漂移是主动的快乐移动。

从西(方)到东(方),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高(纬度)到低(纬度),从热(带)到冷(带),搬家首先要适应的,是地理属性发生变化。新加坡人初来乍到,按下遥控器的那一刻大惊失色——空调会制热?想想常年酷热的岛国你一定秒懂。可来自寒带膘肥体壮的老外,在上海的冬天一样如坐针毡,就有些匪夷所思。地暖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从前的北欧人,一到冬天就开启了商品博览会,空调、取暖器、加热器、油汀……各种黑科技一齐上阵,还是冻得瑟瑟发抖,12月初就开始携家带口

陆陆续续飞向温暖的海边。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避寒。好在其他三季里所有的老外都感到惬意,沐浴着室外和煦的阳光,一杯咖啡就能消磨一下午,晚间的酒吧露台更是抢手地盘。此时,暂时忘了遥远的家乡,近在咫尺的新家令他们乐不思蜀。

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种服务越来越细致。有了国际化搬场公司的协助,再不用面对满屋子杂乱无章而束手无策。他们只需把同类物品拢在一块,打包、封箱、搬运都由专业人士代劳。到了目的地,自有人帮着一个个拆箱,再一件件挂进衣橱,真正实现“门对门”“点到点”。主人充当甩手掌柜,潇洒环游世界仅需携带随身小包,当然了,还有一些他们认为必要的行李。曾经去一个瑞典家庭做客,他们在黄浦江边租了一套现代公寓,墙上赫然悬挂一幅泛黄的铅笔画,既非名家,也不昂贵,但主人视若珍宝:“那是我祖父画的,传给了我父亲,父亲给了我,现在,它跟我来到上海。”家族的传承,刻录在这些物品上的印记,终将

家的属性

湘君

警察节晚上,警察叔叔来敲门

吕怡然

1月10日,晚餐后散步,和太太议论起当天是中国第一个人民警察节。我说,把1月10日定为警察节,好记,有意义,110是报警电话号码嘛!太太说,警察很辛苦哦,设立警察节真的很好。

没想到,恰恰此时,有警察给我打电话来,而我根本就听不到裤兜里手机铃声!及至回到屋里,才发现我们散步时96110来过电话。这不是警方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号码吗?再一看,还有两条短信: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市民朋友,您可能接到假冒国家单位工作人员的诈骗电话或登录含有通缉令的诈骗网站,请勿透露个人信息或转账,咨询报案请拨打110……想起来,当日下午曾有一个来电,铃声响起的瞬间有一条黑底白字的“闪信”跃入眼帘,提示来电可疑。此时发现有显示,电话来自美国路易斯

安那巴吞鲁日。心想这地方倒是在10年前旅游时去过,但不会有人给我来电呀,不接也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来电,96110才给我来电,发短信提醒吧!

正在此时,突然听见敲门声,手机同时响起,赶紧打开房门,哟,是一个高个子警察叔叔,握着手机,戴着口罩,着急发问:你接到诈骗电话吗?平台给你打电话,不接,所以我就上门了!真的没想到,为了一个我没接听的可疑电话,警方竟如此三番五次地发出警告,直至上门劝阻。这么认真负责、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心底不由得涌起对人民警察的深深敬意!我个人只是偶尔遇上这样的事,而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则是全方位全天候分分秒秒地在守护着全体市民的财产安全。感谢为我们造福的高科技、大数据,更感谢我们智慧而辛劳的人民警察!



陪伴一生。家的物理属性同样表现出两面性,一边是念旧,摆放老物件以示一脉相承;另一边是创新,发掘当地物品重塑新家。多年前,一位日本女子在太平洋上空认识了一位德国男子,彼此坠入情网,三周后在夏威夷举行了浪漫的婚礼。然后,男人到上海来工作,女人跟到上海,租了房子安了家。那个



的这日子,无人可以替代,也绝不吝浪费。”以前常常听人说,老外偏重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家庭结构松散,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重视家庭。事实上,我认识的大多数老外并非如此。近日,一位在上海工作数年并颇受欢迎的美国医生即将辞职回国,邀我咖啡话别。我挽留道:“你不考虑再待一段时间?”“不!”她说,“上海的确非常安全。但我必须要回去,因为我的丈夫和儿子都在那里。”瞧她那大无畏的架势,哪怕是龙潭虎穴她也毫不犹豫地跳了。当初来上海,是因为先生在上海工作;如今回国,也是因为先生儿子被疫情困在了当地。心理上的家超越了物理上的家,住在哪里不重要,家人才是斩不断的血缘,和扯不断的牵挂。

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位土

老于年过花甲,年轻时是生产队里的农活好手。退休了没啥其他嗜好,到规定日子就到银行门口排队,退休金在手里过一遍才觉得心安。有人说这又何必呢?“老人说的,要落袋为安。”老于回答得理直气壮。另一个爱好就是每天早上往自行车两个筐里放些自家菜地摘的新鲜蔬菜,到农贸市场的指定摊位蹲半天。“老于菜好”已在附近几个小区的老阿姨中有口碑效应。

现在做买卖大多是“扫码支付”,“滴”一下银货两讫,尤其在“疫情”期间不用钞票找钞票,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但老于总是不太乐意,看到年轻的经过也不爱招呼,经常把支付宝、微信的“支付码”揣口袋里,遇到付现金的满脸微笑,遇到扫码的就在口袋里掏来掏去地掏半天,经常有人等得不耐烦扭头到别的

老于卖菜

陈茂生

摊位去了。边上几个摆摊的好心提醒他:“把那个码放前面,人家方便,生意也做得快一点。”老于眼一睁闷声闷气地说:“晓得点啥?‘支付宝’是儿子的,‘微信’是女儿的,现钞才是我的。”几个老伙计也就不响了。所以老于收摊总是最晚的,常常要到中午了,才能看到他骑车离开的身影。

过段时间有人发现老于把收钱码放前面了,就是那码很难刷成功,于是兜里有现钱的就赶快掏钱,生意稍稍好点收摊时间也早了一些。别人问他怎么回事?老于悄声地说:“小孙女用做作业的修正液在那个码上涂了几下,所以……”还是她贴心。”说完便得意地笑着。

也有人给他支招:“我帮你弄一个,又不难的”,但老于苦着脸,“弄过了,还要绑啥信用卡,太烦了。过一歇又忘了。”别人又说:“现在是网络社会了,卡里的钱,网里的钱都是你的钱。回去跟儿子女儿说,他们这是‘数字啃老’。”老于脖子一拧:“落袋为安,懂?”别人只能摇摇头离去。过几天老于又笑嘻嘻地站在摊位前,热情地吆喝。别人惊奇,“有自己的码了?”他说电视机里讲不能拒绝使用现钞,我要现钞他不给就是犯规;别人说那人家根本不买菜,你怎么办?老于胸有成竹地拿出一把葱,“刷码的”抽出一根葱,“付现钞的”扒拉出一丛葱;这下轮到别人一脸呆懵了。

有天有位小伙子拎了一堆菜,掏出手机一看“没电了!”愁眉苦脸,“回去被老婆骂死。”老于说:“认识你的,就住在这小区。早上7点55分带小孩从这经过,下午3点半接小孩回家。菜先拿去,明天带现金来。”小伙子千恩万谢地离开,边上的人打趣说:“想不到你还会最先进的‘刷脸消费’。”老于笃悠悠地说,手机刷码是“只认码不认人”,收现钞是“只认钞票不认人”,要想生意做得好就要“既认钱又认人”,有机会帮帮人家,人家会把那份心思放到你的口袋里。你们看好,帮这小子这一次,以后到我这里就要买得多了,还会带好现钞来。别人听了一起点头。



铁匠婆

戚树人

时的我,虽觉不雅,但也默然。读小学仅半年,刚满28岁的父亲就去世了。抛下孤儿寡母,那年,我6岁半,弟1岁半。父亲的严厉,印象仍在。初冬放学,书包还没放下,父亲就要我背课文,背不出,令我跪下。母亲为我求情:“这么小的孩子,又刚上学……”话未说完,父亲长叹一声:“好好好,不管了。”从此父亲真的再没管我,直到春节后去世。

父亲走了,和善的母亲像是换了一个人,一下子严厉起来,还特意从山上弄了根细竹鞭子,一米来长,笔杆粗细,稍一用力,呼呼生风。她常说,养孩子,三不少:吃不少,穿不少,打不少。

在村里,数母亲的规矩最多,诸如不能盛馒头饭,吃饭不能发声,碰到大人要称呼,早上起来首先要扫地掸灰擦桌子等等。正月里,跟着小太公去喝喜酒,满满一桌人,我一个都叫不出,就顾自己在那里吃菜。回家后小太公告诉母亲,说我不懂礼貌,吃相难看。小太公是族里最德高望重者,他一说,母亲当即在我后颈处就是三鞭子。细细的鞭子,强化着母亲的权威。稍有触规,母亲就说:“看看,鞭子在摇头了!”我们就立即规矩起来。但一出家门,早忘掉。麦收时节,白头翁在棉花间飞来飞去,忙着做窝孵蛋,魔一般地诱我上树。不料踩在枯枝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当即就昏过去。

这是母亲打得最凶的一次。先在衣服外面打,不解气,脱去衬衣再打,我没承认,越打越重,边打边哭着说:“你要没醒过来,叫我怎么活!”

像这样铁石心肠,毕竟少之又少。母亲的细竹鞭子,总是摇头的时候多,出手的时候少。随着我们的长大,打得就少了。进了初中后,好像再没动用过。在乡村,我最听不得的一句是“玩爹娘教训”。老天不公,失了父亲,自感低人一头,母亲又管得极严,总觉得抬不起头来。这种旁人难以理解的自卑和痛苦,一直伴着我搬入新屋才结束。回望来路,我始终以为,这间我村二十年中唯一的新屋,不仅改变了我家的命运,也是母亲一生最长脸的杰作。

父亲早年,积劳成疾,靠村里照顾,在凉亭摆个小摊度日。父亲去世后两年,村北造了公路,通了汽车,行人一改道,小摊顿时陷入绝境。母亲天天流泪,



半夜里好几次把我哭醒。一番苦苦挣扎后,母亲毅然决定:借债造屋。

对一个本已债台高筑的弱女子,谈何容易!但铁了心的母亲,批地基,买材料,请工匠,连搬砖抄沙的重活都是自己动手。经过大半年的流汗流泪,两间前店后家的平屋终于矗立起来,全村人莫不刮目相看。搬进了新屋,生活渐渐地和顺起来。先是我保送进初中,接着又考入诸暨中学,后来弟弟也读了高中。就在我们住上新屋二十周年时,高考恢复,一年之内,兄弟俩都上了大学,轰动了当年的十里八乡。隔壁的婶婶问母亲:“铁匠婆,高兴吗?”母亲噙

绿色能源送万家

王泽民 摄

着热泪,哽咽着说:“高兴高兴,真像做梦一样。”

没几年,母亲离开了平屋,跟着我们兄弟转。先县城,再上海,虽没享荣华富贵,却也算儿孙绕膝,温馨安适。六年前,母亲以九十一高寿在沪谢世。清明冬至,我们回老家给父母焚香祭拜,有时还去母亲墓中,物是人非,甚是凄清。但墙上的母亲依然笑意盈盈,慈眉善目间,丝毫看不出铁匠婆的强悍样。铁石心肠,我想并非与生俱来。正因如此,也许更值得敬重。

七夕会

是一种多么悠然自得的潇洒人生!黄庭坚又有“长沙一月煨鞭笋”“围棋饭后约,煨粟夜深邀”的诗句,说明古代文人不只是围着几只芋芋,他们还会就地取材,竹笋栗子之类的都煨,追求的就是崇尚自然、天人合一。可惜我老家上海浦南不产栗子,故从未煨过栗子。产笋,却未闻有煨笋的,乡俗各异耳。

煨山芋(即红薯)倒是驾轻就熟的。因为山芋大脚炉小,家里也没有火盆火塘什么的,所以只能放灶肚里煨。那时柴灶做饭,饭烧好,熄了火,扒开灶肚里的灰烬,放几只山芋进去,盖上,过段时间翻出来吃,那味道,与如今红薯摊头上用明火烤出来的红薯相比,不知香哪里去了!

煨字在《说文解字》里被注为“埋物灰中令熟也”。现代辞书又多了“把食料放锅里,加多水,文火慢煮”的注解。其实苏东坡有“折脚铛边煨淡粥,曲枝桑下炊离杯”这样的诗句。我小时候就最爱吃煨出来的各种粥食。把食料放进砂锅,多兑些水,埋进灶肚的灰烬里,煨出来的粥那真叫鲜香软糯,入口即化,酥嫩爽滑,唇齿留香……嗨,怎么形容呢?反正就两个字——好吃!

多年来,为了寻找这种只能意会又无法说清的煨出来的味道,我和老伴也曾多次努力过,电烤箱、微波炉、电饭锅、高压锅、电炖锅等等都用过,还曾专门去“瓦罐煨粥”加盟店吃过,怪了,就是吃不出过去的那种味道!只是在农家乐里,吃到那柴灶火罐头煮出来的米饭,又觉得吃回到煨出来的味道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搞餐饮的是不是能动动脑筋,来点儿返璞归真,把过去那种煨出来的味道找回来,来它个互利双赢?

其实,对于这些古代文人墨客来说,吃是其次的,煨芋之意不在吃,在乎境界之间也。陆游自己就说过:“会练最幽处,煨芋听雪声。”文天祥的“钓鱼船上听吹笛,煨芋炉头看下棋”,就说得更加直白了:一边围着火盆或火炉取暖,一边下棋,一边咬着香喷喷的芋头,这

煨出来的味道

朱正安

美食

